

朋友曾继甫给他介绍了一份买办的工作，容闳因不喜买办而推脱了。

至此，容闳四度失业，阅尽人间冷暖，但自己的理想却还是那么遥远。他不禁心底一片悲凉，时不我待，何时才能完成自己的心愿呢？幸而，天不负人，此时的他离成功就只差那么一点点。然而就是这重要的一点点，决定了他是被历史铭记还是被历史遗忘。

容闳与太平天国

对清政府失望的容闳，在自己这几年的打拼中也或多或少听到了太平军的一些事迹。关于这个转战大半个中国的新政权，容闳对它并不了解。好奇心和事业心驱使容闳去探究这个新政权的内幕，他亟欲知道太平军都是由什么人组成的？他们的志向是什么？这群人究竟能不能担负起替代清政府组建一个新政府的重任，这些都关系到他是否能将自己的事业托付给这个政权。

1860年，在一名中国人和两名美国传教士的陪伴下，容闳一行四人决定去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一探究竟。

11月6日，趁着东北风大作，容闳等人乘坐一艘“无锡快”的船从上海出发了。为了避开官军的盘查，容闳他们特意避开松江。三天之后，容闳他们到达了苏州，在向太平军

苏州守将乞得一张到天京的文书后，离开苏州向丹阳出发。沿途容闳看到运河两旁的土地都已经荒芜，野草盈尺，满目蒿莱，看不到种植的粮食。因为交战双方对苏州、丹阳反复的争夺，致使这一片地区的生产停滞，人民流离失所，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年龄大、腿脚不利索的老人。此刻暮色苍茫，容闳的心境也恰如此景。在船上草草寄宿了一夜后，他们进城见到了太平天国的副官秦某，容闳发觉他和蔼可亲，礼貌周全，于是和他交谈了起来。对于这个以上帝和基督为信仰的新政权，容闳很感兴趣，于是便向秦副官请教他们的信仰问题，秦副官很详细地向容闳他们讲解了天王洪秀全自行开发的那套神学体系。当然，在美国待过的容闳自然比这些受洪秀全式“基督教”洗礼的人更懂什么是上帝。在容闳的自传中，没有看到他对秦副官这些言论作任何评论，也许这并不是他最迫切想知道的东西，也许他对这些种形式的基督教根本不感兴趣。

11月18日，容闳一行人终于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天京。四年前的天京见证了一场血腥的屠杀，内讧让这个本来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城市看起来更像一个迟暮的老人。天王洪秀全更是深居简出，窝在自己的天王宫里，很少出现在臣民的面前。整个天京都弥漫着衰败和腐烂的气味，容闳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的异样，这和他来时的想象很不一致。

第二天，他们见到了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

玕。这是一个30多岁、精神抖擞的年轻人，在他脸上看不到那些衰颓的气息，有的只是疲倦的神情。他就是洪秀全的族弟，1852年他逃脱了朝廷的追捕跑到香港。在那里，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物质文明让他大开眼界，让他知道了除起义和传统的治国之道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强国之路。七年欧风美雨的浸润，让洪仁玕已经完全和自己族兄手下的那些人不一样了。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他的到来为太平天国带来了一丝清新的风。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容闳，洪仁玕曾在香港和他有过交流。那时，洪仁玕对容闳说，希望以后能在天京相见，共同干出一场事业。对于容闳的到来，洪仁玕喜不自禁，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虽然都是和自己一起奋斗的兄弟，但是真正懂他的人是这个来天京还不到两天的容闳。洪仁玕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问容闳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和赞不赞成太平天国运动，如果赞成可不可以留下来和他一同共事，创造一番伟业。

容闳没有立刻答应，委婉地回答了洪仁玕，说他此次前来是想探望老朋友的，别的事情他还没有多想。至于加入太平军，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意向。对于这模棱两可的回答，洪仁玕不死心，依然执着地又问了一遍。

容闳知道自己已经躲避不了了，看着洪仁玕殷切的目光，他恳切地告诉洪仁玕，他这次来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天京的情形，以释他内心的疑惑，现在他的愿望满足

了。为了向洪仁玕表露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容闳还向他提了几点建议，希望能对太平天国有所帮助：一，应该组织一支良好的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培养有学识的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一个好的政府，让有经验和才能的人在政府中任职；五，创立银行，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六，颁布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七，设立实业学校，大兴实业。

容闳果然没有让洪仁玕失望，他的话戳中了洪仁玕的内心：容闳说的难道不是自己一直以来都想在天京实行的吗？洪仁玕越听越高兴，立刻决定容闳不能走，还要和他进行恳谈。

两天之后，洪仁玕果然如约而至。一见面，洪仁玕就开门见山地和容闳讨论起他对的那七条建议的看法，侃侃而谈，殊中肯綮。然而，当他们谈论到如何去实行，洪仁玕却面露难色。统兵的将领都在外领兵打仗，要通过这些他们根本不知所云的建议无疑是异想天开的一件事。此刻容闳知道了洪仁玕内心的孤寂，也隐隐预测到了这个农民政权的未来。强烈的使命感让容闳决定离开这里，继续寻找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

过了几天，大概是洪仁玕听说容闳要离开，于是派人给容闳送来一样东西。容闳甚是不解何意，便打开包袱看，只见里面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印，上面刻着容闳的名字，还有一幅黄缎，上写着封容闳为义爵的诏书。相信此时容闳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干王已经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意

思。然而容闳不为所动，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觉得就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的品格和筹划而言，成不了大事。话虽如此说，但干王的知遇之恩毕竟难得，容闳亲自到干王府去致谢。容闳觉得这无功之赏，他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无论何时，只要太平军诸位领袖想要实行他们第一次谈话时提出的建议，他必会再来太平天国这里效劳；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请干王给他一张通行证，让他从容离开。

听完容闳的辞谢，洪仁玕知道容闳再也不会回来了。想起自己一年多前递给天王的那份奏折——《资政新篇》尚压在案头没有实行，他心里一阵难过。放容闳离去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毕竟中国需要他这样具备西方知识的人才。

虽然容闳最后没有选择太平天国，但他还是客观公正地评判了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民起义。他认为：太平军乃是社会中最无知识的人组成的，没有军人纪律，也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占据了南京、苏州、杭州之后，财产富而多美色，道德每况愈下，促其灭亡。但是即使如此，它仍然是使全国人民由梦中警觉的一场伟大的革命，开启了以后中国人救亡的篇章。

兜兜转转的容闳似乎又回到了起点，然而一次次的失败却让他更坚定自己的理想。历史不会辜负努力的人。在不远的将来，已经有那么一个人在等着他，等着他完成这千古功勋。此刻他们已是近在咫尺了，此时的清政府内部也悄然兴

起了一场最后的救赎，在这次挽救王朝危亡的运动中，容闳最终找到了他理想的支持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正当南方的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下游激战，让咸丰皇帝焦头烂额之际，英国人又来给大清的天子添乱。1854年正是《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的要求。在英国人看来，12年前的《南京条约》已经不能满足中英之间的贸易需求了，提出修约要求又是从《望厦条约》中援引来的，因此提出修约法理人情都是“符合”要求的。然而，在咸丰皇帝看来，既然12年前签订的《南京条约》是一个万年和约，夷人就不应该出尔反尔要求修约，这是贪得无厌的表现，更是藐视大清皇帝权威的表现。本来刚即位的咸丰皇帝对洋人就没有什么好感，而且他对12年前父亲允许签署的《南京条约》更是气不过。现在夷人又来玩这一套把戏，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向上级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硬生生地甩出两个字“不行”，他以为这样就能堵住夷人的嘴。但是，这些英国人依然坚持要修约，看到夷人如此不懂礼仪，咸丰皇帝索性不去理会此事。

点燃的导火索终究会引燃火药桶。

1856年，英国10月8日，广东洋面。广东水师在黄浦江